



漢書

十一卷

服部文庫

117

87

6



117
87
6

溧陽 夏錄十卷



試符被擊

觀奕道人筆記

先姚安公言里有白以忠者偶買得役鬼符
咒一冊異借此演搬運法或可謀生乃依書
置諸法物月明之夜作道士裝至墟墓間試
之據案對書誦咒果聞四面啾啾聲俄暴風
突起捲其書落草間為一鬼躍出攫去衆鬼

譁然並出曰不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
不畏爾矣聚而攢擊以忠踉蹌奔逃背後死
礫如驟雨僅得至家是夜瘧疾大作困卧月
餘疑亦鬼爲祟也一日訴于姚安公且慚且
憤姚安公曰幸哉尔術不成不過成一笑柄
耳倘不幸術成安知不以術賈禍此爾福也
爾又何尤焉

調婦奪錢

從姪虞惇所居宅本村南舊圃也未築宅時
四面无居人一夕灌圃者田大郎井旁小室
聞牆外爭聲疑爲村人隔牆問曰爾等爲誰
夜深无故來擾我共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
論不知何處客鬼強入我家調我婦天下有
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携錢赴聞家廟此婦
見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奪我錢天下
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應二鬼並曰

此處不能了此事當說諸土地耳喧喧然向
東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問廟祝乃寂无所
聞皆疑田妄語臨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
此婦和解之矣衆爲粲然

破棺訟鬼

乾隆己未余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書
生雲精舍一夕偶論鬼神雲舉以爲有養仲
以爲无正辨詰間雲舉之僕卒然曰世間原

有奇事倘奴不身經雖奴亦不信也嘗過城
隍祠前叢塚間失足踏破一棺夜夢城隍拘
去云有人訴我毀其室心知是破棺事與之
辨曰汝室自不合當路非我侵汝鬼又辨曰
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當路城隍微笑顧我
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責汝人人踏之不破何
汝踏破亦不能竟釋汝當償之以冥鏹既而
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築土其上可

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鏹有旋風捲其灰去
一夜復過其地聞有人呼我坐心知爲向鬼
疾馳歸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梟鳥迄今思之
尚毛髮悚立也養仲謂雲舉曰汝僕助汝吾
一口不勝兩口矣然吾終不能以人所見爲
我所見雲舉曰使君鞫獄將事事目覩而後
信乎抑亦取證衆口乎事事目覩无此理取
證衆口不以人所見爲我所見乎君何以處

焉相與一笑而罷

挺刃奇僧

莆田林教授清標言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
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倫袒臂端坐砍以刃
如中鐵石又兼通王道風角與論兵亦娓娓
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
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惧
不克其大將劉國軒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

詣僧款洽忽請曰師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
摩登伽還受耳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
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奴一驗道
力使衆彌信心可乎乃選戀童娼妓妓麗善
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媾狎于其側柔
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
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歟然
落矣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

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
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知其已動而強制
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所論頗入微但不知
惟埋惡少何以能見及此其縱橫鯨窟十餘
年蓋亦非偶矣

樹下先下

牛公晦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樹
下談易忽聞背後語曰二君所論乃術家易

非儒家易也怪其適自何來曰已先坐此二
君未見耳問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
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悶聞行人愛其文
雅因與接膝究術家儒家之說崔曰聖人作
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爲衆人言也非爲
聖人言也聖人從心不踰矩本无疑惑何待
于占惟衆人昧于事幾每兩岐罔決故聖人
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

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顧萬事萬物不出陰陽
後人推而廣之各明一義楊簡王宗傳闡發
心學此禪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陳搏邵康
節推論先天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陽者也
術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卽二君所言
是矣易道廣大无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
貫後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爲正宗是聖人
作易但爲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

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經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詞致談至月上未已詰其行踪多世外語二人謝曰先生其儒而隱者乎崔微哂曰果爲隱者方韜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爲儒者方反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講學世所稱儒稱隱皆膠膠擾擾者也吾方惡此而逃之先生休矣毋

汚吾耳剗然長嘯木葉亂飛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見非人也

壁間巨面

南皮許南金先生最有胆在僧寺讀書與一朋友共榻夜半見北壁燃双炬諦視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慄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讀書苦烛盡君來甚善乃携一冊背之坐誦聲琅琅未數頁目

光漸隱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廁一小童持烛隨此面突自地涌出對之而笑童擲烛仆地生生卽拾置怪頂曰烛正无臺君來又甚善怪仰視不動先生曰君何處不可往乃在此間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可辜君來意卽以穢紙拭其口怪大嘔吐狂吼數聲滅烛而沒自是不復見先生嘗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時或見之惟檢点生平无不可

對鬼魅者則此心自不動矣

鬼隱高談

戴東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縣深山中日薄暮風雨欲來見岩下有洞投之暫避聞洞內人語曰此中有鬼君勿入問汝何以入曰身卽鬼也宋請一見曰與君相見則陰陽氣戰君必寒慄小不安不如君蒸火自衛遙作隔座談也宋問君必有墓何以居此

曰吾神宗時為縣令惡仕宦者貨利相攘進
取相軋乃棄職歸田沒而祈于閻羅勿輪迴
人世遂以來生祿秩改註陰官不虞幽冥之
中相攘相軋亦復如此又棄職歸墓墓居羣鬼
之間往來鬻雜不勝其煩不得已避居于此
雖淒風苦雨蕭索難堪較諸宦海風波世途
機穽則如生初利天矣寂歷空山都忘甲子
與鬼相隔者不知幾年與人相隔者更不知

幾年自喜解脫萬緣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
跡明朝當卽移居武陵漁人勿再訪桃花源
也語訖不復酬對問其姓名亦不荅宋携有
筆硯因濡墨大書鬼隱兩字于洞口而歸

仙乩絕對

陽曲王近光言異寧道趙公孫英有兩幕友
一姓喬一姓車合僱一騾轎回籍趙公戲以
其姓作對曰喬車二幕友各乘半轎而行恰

皆轎之半字也時署中召仙卽舉以請對亂
判曰此是實人實事非可強湊而成越半載
又召仙此忽判曰前對吾已得之矣盧馬兩
書生共引一驢而走又判曰四日後辰巳之
間往南門外候之至期遣役偵視果有盧馬
兩生以一驢負新科墨卷赴會城出售趙公
笑曰巧則誠巧然兩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謂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假妻報怨

先祖有莊曰厥裏今分屬從弟東曰家聞未
析箸時場中一柴塚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
不敢犯偶佃戶某醉卧其側同輩戒勿觸仙
家怒某不聽反肆詈忽聞人語曰汝醉吾不
較且歸家睡可也次日詣園守瓜其婦担飯
來饁遙望團焦中一紅衫女子與夫坐見婦
驚起倉卒踰垣去婦故妬悍以爲夫有外遇

也憤不可忍遽以担痛擊某百口不能自明
大受筆楚婦手倦稍息猶喃喃毒詈忽聞樹
杪大笑聲方知狐戲報之也

取子償冤

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
天士診之曰脉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
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
烛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行所睹既而

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
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
倫紀所關事干天律雖緣章拜奏亦不能上
達神霄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
姪汝蚕食鯨吞幾无餘瀝又熒熒孩稚視若
路人致飢飽寒温无可告語疾痛疴癢任其
呼號汝父茹痛九原訴于地府冥官給牒俾
取汝子以償冤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

能爲子驅父也果其子不久卽逝後終无子
竟以姪爲嗣

贖牛報恩

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
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
斧破扉聲丁丁然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
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
盜鬪挺刃交下聞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

乾隆癸亥河間大飢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
于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
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
效死固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
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
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
爲之此乙丑冬在河間歲試劉東堂爲余言
東堂卽護持寺人云親見二牛各身被數刃

也

產芝非瑞

芝稱瑞草然亦不必定爲瑞靜海元中丞在
甘肅時署中生九芝因以自號然不久卽罷
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
自是子孫式微今已无齧齧盖禍福將萌氣
机先動非常之兆理不虛來第爲休爲咎則
不能預測耳先兄晴湖則曰人知兆發于鬼

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兆實發于人事而鬼神
應之亦未始不可預測也

天生梵字

大學士伍公彌泰言向在西藏見懸崖无路
處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畫分明非
人力所能亦非人跡所到當時曾舉其山名
梵音難記今忘之矣公一生无忘語知確非
虛構天地之大无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无

者卽斷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卽理也

佛教邪師

喇嘛有二種一曰黃教一曰紅教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德明因果與禪家派別而源同紅教則惟以幻術勝理藩院尚書留公保在言駐西藏時曾忤一紅教喇嘛或言登山時必相報公使肩輿鳴騶先行而陰乘馬隨其後至半山果一馬躍起壓肩輿上碎爲

糞粉此留公自言之同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橈咒良久橈忽反要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隨之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漢已有此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卽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者也似爲近之

狐窟荒徼

巴里坤門展烏魯木齊諸山皆多狐然未聞
有崇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兒夜捕狐爲一黑
影所撲墮屣傷足皆曰狐爲妖此或胆怯目
眩非狐爲妖也大抵自突厥回鶻以來即以
弋獵爲事今日則投荒者屯戍者門墾者出
塞覓食者搜岩剔穴採捕尤多狐恒見傷夷
不能老壽故不能久而爲魅歟抑僻在荒徼
人已不知導引鍊形術故狐亦不知歟此可

見風俗必有所開不開則不習人情治于所
習不習則不能道家化性起偽之說要不爲
无見姚安公謂滇南僻郡鬼亦淳良者卽此
理也

神稱燕國

副都統劉公鑑言向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
神自稱唐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
成帙性嗜飲每降壇必焚紙錢而奠以大白

不知龍沙葱雪之間燕公何故而至是劉公
誦其數章詞皆淺陋始打油釘較之流客死
冰天游魂不返託名以求食歟

欺人引鬼

里人張某深險詭譎雖至親骨肉不能得其
一實語而口舌巧捷多為所欺人號曰禿項
馬馬禿項為无髮髮蹤同音言其恍惚閃爍
无蹤可覓也一日與其父夜行迷路隔牆見

數人圍坐呼問當何向數人皆應曰向北因
陷深淖中又遙呼問之皆應曰轉東乃幾至
滅頂蹙蹙泥塗困不能出聞數人拊掌笑曰

禿項馬爾今知妄語之誤人否近在耳畔而不
觀其形方知為鬼所給也

縊鬼隨人

妖由人興往往有馬李雲舉
言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戲之其

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約曰我與某坐
月下我驚呼有鬼爾即從窻隙伸一手屈期

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
杵賓主俱驚仆衆譁曰奴其真鬼耶秉炬持
仗入則奴昏卧于壁角救之蘇言闇中似有
物以氣嘘我我卽迷悶族叔黎菴言二人同
讀書佛寺一人燈下作縊鬼狀立于前見是
人驚怖欲絕急呼是我不勿畏是人曰固知
是尔尔背後何物也回顧乃一真縊鬼盖机
械一萌鬼遂以机械之心從而應之斯亦可

爲螳螂黃雀之喻矣

蝕帑效尤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實齋安公家聞蘇丈東
臯言交河某令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賫還奴
半途以黃河羸舟報而陰遣其重臺携歸重
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爲盜所劫殺從舅
咋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爲而鬼神之所
爲也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

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
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文曰令不竊貲何
至爲奴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爲重臺效尤重
臺不效尤何至爲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爲非
鬼神之所爲也如公所言是令當受報故遣
奴竊貲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
報故遣盜屠掠鬼神旣遣之報人又從而報
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玩礙之辨才非正
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
人以自立

鬼避窮官

劉乙齋廷尉爲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
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其轉更攢點一一
與譙鼓相應視之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
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指陳其罪大書
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詫不減昌黎

之驅鱷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尙未敵昌黎然性剛氣盛平生尙不作曖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特此在君爲困獸猶聞在鬼爲窮寇勿追耳君不記太平廣記載周書記與鬼爭宅鬼憚其本強而去平乙齋笑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

魘藏白曰

余督學福建時署中有筆捧樓以左右挾兩浮圖也使居下層其上層則複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舊爲山魘所據雖不覩獨足反踵之狀而夜每聞聲偶憶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當由曲房幽隱故此輩潛蹤因盡撤牆垣使四面明窗洞啓三山翠靄宛在目前題額曰浮青閣題聯曰地迥不遮友眼濶窗虛只許萬峰窺自此

山魘遷于署東南隅會經堂堂故久廢既于
人无害亦聽其匿跡不爲已甚矣

邪魅侮衰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署中篋笥每火自
內發而扁鑰如故又一夕竊剪其侍姬髮爲
崇殊甚既而徐公罷官歸未及行而卒山鬼
能知一歲事故乘其將去肆侮也徐公盛時
銷聲匿迹衰氣一至無故侵陵此邪魅所以

爲邪魅歎

青苗驅鬼

余鄉青苗被野時每夜田隴間有物不辨頭
足倒擲而行築地登登如杵聲農家習見不
怪謂之青苗神云常爲田家驅鬼此神出則
諸鬼各歸其所不敢散遊于野矣此神不載
于古書然確非邪魅從兄懋園嘗于李家窪
見之月下諦視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則一

頭著地行頗遲重云

現身指示

先祖寵子公原配陳太夫人早卒繼配張太夫人于歸日獨坐室中見少婦揭簾入徑坐床畔著元披黃衫淡綠裙舉止有大家風新婦不便通寒溫意謂是羣從娣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務得失婢媪善惡皆委曲周至久之僕婦捧茶入乃徑出後閱數日怪

家中无是人細話其衣飾即陳太夫人殮時服也死生相妬見于載籍者多矣陳太夫人已掩黃壚猶慮新人未諳料理現身指示无間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孫登科第歷仕宦者皆陳太夫人所出也

褒法追書

伯高祖愛堂公明季有聲巽序間刻意鄭孔之學无間冬夏讀書恒至夜半一夕夢到一

公解榜額曰文儀班內十許人治案牘一一恍惚如舊識見公皆訝曰君尚遲七年乃當歸今猶早也霍然驚寤自知不永乃日與方外游偶遇道士論頗洽留與其飯道士別後途遇奴子胡門德曰頃一書忘付汝主汝可携歸公視之皆驅神役鬼符咒也閉戶肄習盡通其術時用爲戲劇以消遣歲月越七年至崇禎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復蘇曰我以

襲用五雷法獲陰譴冥司追還此書可急焚之焚訖復卒半日又蘇曰冥司查檢闕三頁飭歸取視灰中果三頁未燼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載家譜中公聞之先曾祖曾祖聞之弟高祖高祖卽手焚是書者也就謂竟无鬼神乎

故城現影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縣也城址尚依稀可

辨或偶于昧爽時遙望烟霧中現一城影樓
堞宛然類乎塵氣此事他書多載之然莫明
其理余謂凡有形者必有精氣土之厚處卽
地之精氣所聚處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
回數里其形巨矣自漢至宋千餘年爲精氣
所聚已凡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獨強矣
故其形雖化而精氣之盤結者非一日之所
替卽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現象仍作城形正
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盡
現形現形者又不常見其故何歟人之死也
或有鬼或无鬼鬼之存也或見或不見亦如
是而已矣

睡廡夢神

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
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名至座前訶責甚厲
陳辨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于廡下

海夏錄 卷十一
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
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
秋責備賢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干世也可
隨俗者隨不必苟異不可隨俗者不隨亦不
苟同世干違禮之事動曰某某曾爲之夫不
論事之是非但論事之有无自古以來何事
不曾有人爲之可一一據以藉口乎

殺妾轉世

漁洋山人記張巡妾轉世索命事余不謂然
其言曰君爲忠臣我則何罪而殺以饗士夫
孤城將破巡已決志捐生巡當殉國妾不當
殉主乎古來忠臣仗節霍宗族糜妻子者不
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无綱常矣使容
其索命天地間亦无神理矣王經之母含笑
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爲祟托一古事求
祭饗未可知也或明季諸臣顧惜身家偷生

視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可知也儒者著
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
言

石馬爲妖

族叔葵菴言景城之南恒于日欲出時見一
物御旋風東馳不見其身惟昂首高丈餘長
鬣鬚髮不知何怪或曰馮道墓前石馬歲久
爲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國庄其妻家今日

夫人庄皆與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詩曰青史
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无
尋處相國夫人各有庄其墓則縣志已不能
確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窪殘似翁仲猶
有存者土人指爲道墓意或有所傳歟董空
如嘗乘醉夜行便旋其側窺陰風橫捲沙礫
乱飛似隱隱有怒聲空如叱曰長樂老頑鈍
无恥七八百年後豈尚有神灵此定邪鬼依

清夏錄 卷十一
說身敢再披唱且日日來溺汝語訖而風止

灤陽消夏錄卷十二

觀奕道人筆記

白楊孤塚

南村董天士不知其名明末諸生先高祖老
友也花王閣刺稿中有哭天士詩四首曰事
事知心自古難平生二老對相看飛來遺札
驚投箸哭到荒村欲蓋棺殘稿未收新函用
原註天士餘貲惟賣破儒冠布衾兩幅無妨
以面自給

歛在日黔婁不畏寒五岳填胸氣不平談鋒
一觸便縱橫不逢黃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
世情開牖有時邀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料
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向紫清百結懸鶉
兩鬢霜自飡水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冬氣
到死不知羅綺香原註天不娶寒曹村醪纔破戒
老棲僧會是還鄉只今一瞋無餘事未要青
蠅作弔忙廿年相約謝風塵天地无情殞此

人亂世逃禪聊解脫衰年哭友倍酸辛關河
泱泱連兵氣齒髮蒼浪寄病身泉下有靈應
念我白楊孤塚亦傷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
見縣志不爲立傳蓋未見先高祖詩也相傳
天士沒後有人見其騎驢上泰山呼之不應
俄爲老樹所遮遂不見意或尸解登仙歟抑
貌偶似歟迹其孤僻之性似于仙爲近也

金谷章臺

洋真金 卷十二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驚此
樂古未有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革昔
媚培正士皆碎首寧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
當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造物心此罰
勝柳在酒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醉
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
皇帝十載太歲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
十九同觀者六人題者河間叟蓋爲許顯純

諸姬流落青樓作也初諸姬隸樂籍時有以
死自誓者夜夢顯純浴血來曰我死不蔽辜
故天以汝等示身後之罰汝若不從吾罪益
重諸姬每舉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奪包墮馬

先四叔父栗南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
飛馳向東北突挂柳枝而墮衆趨視之氣絕
矣食頃一婦號泣來曰姑病无藥餌步行一

清夏錄 卷十一
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爲騎馬賊
所奪衆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是
人也其袂擲于道旁問袂中衣飾之數墮馬
者不能答婦所言啓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
罪衆以白晝劫奪罪當縲首將執送官墮馬
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金子婦自贖婦
以姑病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而縱
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于此事者矣每

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仆杖捕仇

齊舜廷前所記劇盜齊大之族也最剽悍能
以繩繫刀柄擲傷人于兩三丈外其党號之
曰飛刀其隣曰張七舜廷故奴視之強售其
住屋廣馬廐且使其党恐之曰不速遷禍立
至矣張不得已携妻女倉皇出莫知所適乃
詣神祠禱曰小人不幸爲劇盜逼窮迫無路

敬植杖神前視所向而往杖仆向東北乃迤
邐行乞至天津以女嫁釐丁助之曬鹽粗能
自給三四載後舜廷劫餉事發官兵圍捕黑
夜乘風雨跳免念其党有在商舶者將投之
泛海去晝伏夜行竊瓜果爲糧幸無覺者一
夕飢渴交迫遙望一燈熒然試叩門一少婦
疑視久之忽呼曰齊舜廷在此蓋追緝之喋
已急遁至天津立賞格募捕矣衆丁聞聲畢

集舜廷手無寸刃乃叩首就擒少婦卽張七
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則舜廷已變服人
無識者地距海口僅數里竟揚帆去矣

弛服橫陳

王蘭洲嘗于舟欠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
亦粗知字義云父沒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
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
與之語羞澁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

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憤憤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受捶楚故不敢不自獻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楫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

意不自安復于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惡過在頃刻間冥司尚未註籍可無庸續世尊也

市衣人立

戈東長前輩官翰林時其太翁傳齋先生市上買一慘綠袍一日鐫戶出歸失其鑰恐誤遺于床上隔窻視之乃見此袍挺然如人立聞驚呼聲乃仆衆議焚之劉嘯谷前輩時同

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爲陰氣見陽
光則散置烈曰中反覆曝數日再置室中密
覘之不復爲祟矣又東長頭早童恒以假髮
續辮將罷官時假髮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
不久卽歸田是亦亡人之髮感衰氣而變幻
也

天狐應舉

德清徐編修闈厚亦壬戌前輩初入館時每

夜讀書則宅後空屋中有讀書聲與琅琅相
答細聽所誦亦館閣律賦也啓戶則無睹一
夕躡足屏息窺之見一少年着青半臂藍綾
衫携一卷背月坐搖首吟哦若有餘味殊不
似爲崇者後亦無休咎唐小說載天狐超異
科策二道皆四言韻語文頗古奧或此狐亦
應舉者歟此戈東長前輩說戈徐同年進士
也

死道卧錢

烏魯木齊八蜡祠道士年八十餘一夕以錢
七千布薦下卧其上而死衆議以是錢營墓
夜見夢于工房吏鄔玉麟曰我守官廟棺應
官給錢我辛苦所積乞納棺中俟來生我自
取玉麟憫而從之葬訖太息曰以錢貯棺埋
于曠野是以璠瓊殮也必暴骨余曰以錢買
棺尚能見夢發棺攘奪其爲厲必矣誰能爲

七千錢以性命與鬼爭必無恙衆皆駭然然
玉麟正論也

埋骨導行

辛卯春余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
寧據鞍睡大霧中與衆相失誤循野馬蹄迹
入亂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見厓下伏
尸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橐有餼糧寧
藉以療飢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靈其導

我馬行乃移尸巖竇中運亂石堅窒惘惘然
信馬行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
哈密遊擊徐君在烏魯木齊舊相識因投其
署以待余余遲兩日始至相見如隔世此不
知鬼果有靈導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
之使出抑偶然僥倖而得出徐君曰吾寧歸
功於鬼神爲掩骼埋骼者勸也

刻詩跪拜

董曲江前輩言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
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
望門跪拜嗟夫鬼尚好名哉余謂剔抉幽沉
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真漠之光其銜感
九泉固理所宜有至于交通聲氣號召生徒
禍棗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未造標榜多
誣卽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平客氣矣蓋
植党者多私爭名者相軋卽蓋棺以後論定

猶難况乎文酒流連唱于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選以何遜見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黑鬼啖人

余次女適長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橋今歲歸寧言距所居二三里許有農家女歸寧其父送之還夫家中途入墓林硬溺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異聽其語音亦不同心竊有疑

然無以發也至家後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婦相安久矣今見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強使歸寢所居與父母隔一牆夜忽聞顛撲腦膊聲驚起竊聽乃聞子大號呼家眾破扉入則一物如黑驢衝舍火光爆射一躍而逝視其子惟餘殘血天曙往覓其婦竟不可得疑亦爲所啖矣此與太平廣記所載羅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歟觀此知佛典不全誣小

說稗官亦不全出虛構也

橫財墮節

河間一婦性佚蕩然貌至陋日靚粧倚門人
無顧者後其夫隨高叶飛官天長甚見委在
豪奪巧取歲以多金寄歸婦藉其財以招誘
少年門遂如市迨叶飛獲譴其夫遁歸則囊
篋全空器物變賣亦畧盡惟存一醜婦淫瘡
徧體而已人謂其不堆厚貲此婦萬無墮節

理豈非天道哉

燈檠魘術

伯祖湛元公從伯君章公從兄旭升三世皆
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
治宅匠覘樓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則檠
磚如小龕一故燈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
寐當時坊者之厭術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
春從姪汝倫爲余言也此何理哉然觀此一

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則宅有吉凶
其說當信矣

犀字冥簿

戴戶曹臨以書供奉

內廷嘗夢筆與司道一吏故友也留與談偶揭
其簿正見已名名下米芾書似一犀字吏
奪而掩之意似薄怒問之亦不荅忽惶遽而
醒莫測其所以也生曰裴文達公文達沈思曰此

殆陰曹簡使之籍如部院之畧節戶中三字
連書頗似犀字君其終於戶部郎中乎後竟
如文達之言

呂仙竒夢

東光霍易書先生雍正甲辰舉於鄉留滯京師
鬱鬱未有所就祈夢呂仙祠中夢神示以一
詩曰六瓣梅花插滿頭誰人肯向死前休君
看矯矯雲中鶴飛上三台閱九秋至雍正五

年初定帽頂之制其銅盤六瓣如梅花始悟
首句之意竊謂仙鶴爲一品服三台爲宰相
位此句旣驗末二句亦必驗矣後由中書舍
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譴謫軍臺其地曰葵蘇
圖是第三臺官牒省筆皆書臺爲台適符詩
語果九載乃歸在塞外日自署別號曰雲中
鶴用詩中語也後爲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
雲字爲雲字頭下爲鶴字之半正隱君姓亦
非泛語先生喟然曰豈但是哉早年氣盛銳
於進取自謂卿相可以立致粹顛蹶職是之
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時未思也

閑聖靈籤

古以龜卜孔子繫易極言著德而龜漸廢火
珠林始以錢代著然猶煩六擲靈棋經始一
擲成卦然猶煩排列至神詞之籤則一掣而
得更簡易矣神祠率有籤而莫靈於關帝關

帝之籤莫靈於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中自
元旦至除夕一日之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
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還紛紜
倏忽萬狀非惟無暇於檢核亦併不容於思
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徧應也然所得之籤
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其最奇者乾隆壬申
鄉試一南士於三月朔日齋沐以禱乞示試
題得一籤曰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

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
科孟子題爲曹交問曰人豈可以爲蕞爾至湯九
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
雞焉用牛刀應第二句也中庸題爲故天之
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
可測矣

辜恩訴訟

孫虛船先生言其友嘗患憊昏憤中覺魂氣

飛越隨風飄蕩至一官署諦視門內皆鬼神
知爲冥府見有人自側門入試隨之行無呵
禁者又隨衆坐廡下亦無詰問者竊覘堂上
訟者如織冥王左檢籍右執筆有一兩言决
者有數十言數百言乃决者與人世刑曹無
少異琅璫列皆帖伏無後言忽見前輩某公
盛服入冥王延坐問訟何事則訴門生故吏
之辜恩所舉凡數十人意頗恨恨冥王顏色

似不謂然俟語竟拱手曰此輩奔競排擠機
極萬端天道昭昭終惟冥譴然神殛之則可
公責之則不可種桃李者食其實種蒺藜者
得其刺公不聞乎所賞鑑大抵附勢之流勢
去之後乃責之以道義是鑿冰而求火也公
則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憮然久之逡巡竟退
友故與相識欲近前問訊忽聞背後叱叱聲
一圓顧間悚然已醒

負債償身

董文恪公老僕王某性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所謂王和尚者是也言嘗隨文恪公宿城西博將軍廢園月夜據石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樹下曰以爲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責任事之負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幾何某

事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給我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此其煩怒氣全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彌怒曰旣已餓鬼何從還債老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芻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填

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或一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畧平乃擺手各散老叟意其土神也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具有心計云

鬼護梁柱

福建曹藩司繩柱言一歲司道會議臬署上食未畢一僕携小兒過堂下小兒驚怖不前

曰有無數奇鬼皆身長丈餘肩乘梁柱衆聞號叫方出間則承塵上落土簌簌聲如撒豆急躍而出已棟摧仆地矣咸額首謂鬼神護持也湖廣定制府長時爲巡撫聞是事乃喟然曰旣在在處處有鬼神護持自必在在處處有鬼神監察

半生心力坐消磨紙上烟雲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祇應說鬼似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
洛閩門弟子裨官原不入儒家

